

中華百科叢書

史學概論

胡哲敷編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271

中華百科叢書

胡哲敷編

史
學
概
論



1935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

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五五七號

中華百史學概論 (全一冊)

◎ 定價銀七角

(外埠另加郵費)



編

者

胡

敷

發

者

中

成公司
費達

印

者

上海
中華書局

刷所
路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

中華書局

書局

分發行所

各

埠

中

華

書

局

總序

這部叢書發端於十年前，計劃於三年前，中歷徵稿、整理、排校種種程序，至今日方能與讀者相見。在我們，總算是「慎重將事」，趁此發行之始，謹將我們「慎重將事」的微意略告讀者。

這部叢書之發行，雖然是由中華書局負全責，但發端卻由於我個人，所以敘此書，不得不先述我個人計劃此書的動機。

我自民國六年畢業高等師範而後，服務於中等學校者七八年。在此七八年間無日不與男女青年相處，亦無日不為男女青年的求學問題所擾。我對於此問題感到較重要者有兩方面：第一是在校的青年無適當的課外讀物，第二是無力進校的青年無法自修。

現代的中等學校在形式上有種種設備供給學生應用，有種種教師指導

學生作業，學生身處其中似乎可以「不遑他求」了。可是在現在的中國，所謂中等學校的設備，除去最少數的特殊情形外，大多數都是不完不備的。而個性不同各如其面的中等學生，正是身體精神急劇發展的時候，其求知慾特別增長，課內的種種絕難使之滿足，於是課外閱讀物便成爲他們一種重要的需要品。不幸這種需要品又不能求之於一般出版物中。這事實，至少在我個人的經驗是足以證明的。

當我在中等學校任職時，有學生來問我課外應讀什麼書，每感到不能爲他開一張適當的書目，而民國十年主持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的經驗，更使我深切地感到此問題之急待解決。

在那裏我們曾實驗一種新的教學方法——道爾頓制，此制的主要目的在促進學生自動解決學習上的種種問題，以期個性有充分之發展。可是在設備上我們最感困難者是得不着適合於他們程度的書籍，尤其是得不着適合

於他們程度的有系統的書籍。

我們以經費的限制，不能遍購國內的出版品，爲節省學生的時間計，亦不願遍購國內的出版品，可是我們將全國出版家的目錄搜集齊全，並且親去各書店選擇，結果費去我們十餘人數日的精力，竟得不到幾種真正適合他們閱讀的書籍。我們於失望之餘，曾發憤一時擬爲中等學生編輯一部青年叢書。只惜未及一年，學校發生變動，同志四散，此項叢書至今猶祇無系統地出版數種。此是十年前的往事，然而十餘年來，在我的回憶中卻與當前的新鮮事情無異。

其次，現在中等學生的用費，已不是內地的所謂中產階級的家長所能負擔，而青年的智能與求知慾，卻並不因家境的貧富而有差異，且在職青年之求知慾，更多遠在一般學生之上。卽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，十餘年來，各地青年之來函請求指示自修方法，索開自修書目者，多至不可勝計，我對於他們媿不能

盡指導之責，但對此問題之重要，卻不曾一日忽視。

根據上述的種種原因，所以十餘年來，我常常想到編輯一部可以供青年閱讀的叢書，以爲在校中等學生與失學青年之助。

大概是在民國十四五年之間，我曾擬定兩種計劃：一是少年叢書，一是百科叢書，與中華書局陸費伯鴻先生商量，當時他很贊成立即進行，後以我們忙於他事，無暇及此，遂致擱置。十九年一月我進中華書局，首即再提此事，於是出計劃而徵稿，而排校。至二十年冬，已有數種排出。當付印時，因估量青年需要與平衡科目比率，忽然發現有不甚適合的地方，便又重新支配，已排就者一概拆版改排，遂致遷延至今，始得與讀者相見。

我們發刊此叢書之目的，原爲供中等學生課外閱讀，或失學青年自修研究之用。所以計劃之始，我們即約定專家，分別開示書目，以爲全部叢書各科分量之標準。在編輯通則中，規定了三項要點：即（一）日常習見現象之學理的說

明，(一)取材不與教科書雷同而又能與之相發明，(二)行文生動，易於了解，務期能啓發讀者自動研究之興趣。爲要達到上述目的，第一我們不翻譯外籍，以免直接採用不適國情的材料，致虛耗青年精力，第二約請中等學校教師及從事社會事業的人擔任編輯，期得各本其經驗，針對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的需要，以爲取材的標準，指導他們進修的方法。在整理排校方面，我們更知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，乃由本所同人就各人之所長，分別擔任。爲謀讀者便利計，全部百冊，組成一大單元，同時可分爲八類，每類有書八冊至廿四冊，而自成爲一小單元，以便讀者依個人之需要及經濟能力，合購或分購。

此叢書費數年之力，始得出版，是否果能有助於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之修業進德，殊不敢必，所謂「身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」而已。望讀者不吝指示，俾得更謀改進，幸甚幸甚。

舒新城 二十二年三月

自序

這本書是我六年前的舊稿，現在拿出來印，倒不免令我有些惶恐似的。當時寫這本書，爲急於交卷，因而有一部份材料是取之於我平時「讀史隨錄」裏面的；今日看來，自己不滿意的地方很多，加之本叢書有個規定，不能超越五萬字的範圍，只好籠統的，概括的，說了這幾句話，挂漏固所不免，所言更多淺薄，不敢謂有所貢獻，聊以供青年讀史者一點參助而已。

史學的研究，至今日頗受一般學者的重視。舊史如何整理，新史如何創製，都要待史學家的研究與指導。這件事可算是新時代的一個要求。從前總以爲歷史不過是過去的賬簿，讀歷史亦不過是增加若干文章材料，不然便是拿過去的事，來做現在的模範。讀史的人，編史的人，都差不多一代一代的因襲規模，無多更進。一般學者亦泰半只知注意史的本身，而鮮注意及史學史，是過去成

續的記載，史學，是指導如何記載此成績的方向路徑，使之生動切實，以指導人生，指導社會；使過去的成绩與未來的世運，同在進化圈上，長足進展。這才是人類所以要有史的意義。

世事皆逃不了歷史的因果，有什麼樣的歷史之因，便會有什麼樣的社會現狀之果。有些史家，見歷史與社會之影響如此，乃利用史事為達到某種目的之工具，因此歷史的本身漸失其真，而歷史的效用，遂為畸形的發展——帝王英雄的譜系，神權宗教的宣傳，……則盡量描摹而於社會大多數的羣衆精神羣衆行動反付之闕如。史家傳真的天職，遂因此喪失。這固然是社會造成的史家，然而亦未嘗不是史家所影響成功的社會。

因此我有時乃不敢相信過去的歷史，有真實性的存在。凡成功者都是聖帝明王，失敗者都是盜賊流寇，究竟當時人民的趨向如何，便無從得知了。誰願意暴露自己的弱點？而有權威在手，誰又敢不惜生命暴露其弱點？即暴露矣，又

何術可以傳達後世？這是人事上不容易有精確的信史。再看現在的報紙，不就是未來的歷史資料？同一事實，而各報所載不同，孰真孰偽，當前已無法辨明，後世安知其詳？這是事實上不容易有精確的信史。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新史，是要史家以純客觀的眼光，做大眾化的歷史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，而壹以事實爲衡。要拿現在的，理想的人生標準，社會標準，去指導史家；更以理想的史家，去指導人生，指導社會，便不可不有待於史學了。

按本叢書義列，應於每章之末，載明本章參考書報；茲爲便利起見，附參考書於書末。因爲着筆的時候，既未在每章之後一一注明，此時若就已成之文，去湊成所參考之書報，則不免有些穿鑿失實。因此我便躲懶了。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日，哲敷序於彭城。

史學概論目次

總序

自序

- 第一章 緒論……………(一)
- 第二章 史學的意義及範圍……………(十二)
- 第三章 中國舊史學……………(二九)
- 第四章 史學革命的必要……………(四六)
- 第五章 新史學的特質……………(六五)
- 第六章 新史學與各科學……………(八四)
- 第七章 歷史與人生……………(九九)
- 第八章 史家的天職……………(一一一)

第九章 史學的進化……………(二七)

第十章 結論……………(二九)

附參考書

中文名詞索引

西文名詞索引

史學概論

第一章 緒論

常人對史學的謬見 平常人總以歷史爲過去陳迹，已經化爲僵石；無論世界如何的變遷，已成僵石的陳迹，總是長眠着，固定着，不會有絲毫變動。將來的事業文化，儘可有變遷，有進步，已往的事業文化，不但是無變遷，無進步，亦且沒有方法使它變遷，使它進步。一切科學都可以推陳出新，時時演進，使我們得長足的進步，完滿的成績，歷史總是新不起來的！

其實天下無不變之事。董仲舒「天不變道亦不變」這句話，已令我們發生大大的懷疑。據近代科學的垂示，天地萬物，蓋無一物不在變化之中；不過肉眼人不能察覺，遂不相信罷了。吾人試一翻閱西洋文化史十八世紀以前，和十

八世紀以後的兩相比較，則社會上事業的進步，理論的進步，簡直非庸懦人所能夢想得到！

中國人的觀念，總是抱着「不愆不忘率由舊章」的態度，總是故步自封，夜郎自大的態度。在海禁未開，關起門來做大爺，這種態度，是沒有什麼關係的；自西洋潮流，橫衝直撞的沖破了海禁藩籬，關起門來做不成大爺了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不免要受海潮的震盪，坐令五千年老資格的文明古國，事事要落那初出茅廬的西洋人後，怎不令人氣悶；於是乎這一氣悶，就鬧出許多亂子而不可以收拾。我們試一追想歐化束來的當口，吾先民應付潮流的態度，就可知今日帝國主義的勢力，所以佈滿國中根深蒂固者，絕非幾聲口號，幾張標語所能打得倒的了。

吾國應付潮流的失策及帝國主義之由來

自一千五百一十年，明武

宗正德五年，葡萄牙人取印度臥亞，(Goa) 據麻刺甲，(Malacca) 設印度總督，管商

務及拓殖事務；又設僧正，綜理東洋佈教事務，勢力達到蘇門答臘（Sumatra）及爪哇（Java）諸島。於是西人就很多注意於東方的經營。及一五一六年，明武宗正德十一年，葡人閻特里特（Fernas Perezd Andrade）、伯斯德羅（Parastrelio）便附航船至中國，是爲歐洲船舶內渡之始。自是之後，歐人來求傳教通商者，絡繹不絕。當時一班學者，僅帶來些須淺近科學，然除徐光啓少數人外，反對西洋文化視若洪水猛獸的，正是不一而足。士大夫著書攻擊西教西學者，當以楊光先爲代表。光先著一部不得已，專反對西學。在今日視之，殊多可笑。然在當時却像煞有介事的「正三綱守四維主持世道」呢！楊先生說：『西洋之學，庸鄙無奇，而欲行於中夏，如持布鼓過雷門，其不聞於世也必矣。』以雷門自居，而以布鼓視人，自然要盛氣凌人，夜郎自大了。

楊氏生於明末清初時代，他雖然如此熱心的反對西教西學，但此後西人來華者却更甚，而中國人的虛僞氣焰，也就更高。我們看乾隆五十七年與俄人

所訂恰克圖互市條約，自今日視之，那裏是條約，簡直是對俄人的訓令！次年英使馬戛爾尼 (Macarthey) 斯當東 (George Staunton) 等來華要求傳教通商等事，除不允所請痛加挫辱外，又於答給英王敕書之外，別爲敕諭一道，反覆開諭，茲錄其與英王敕諭之一段，以見當時雷門裏面發出來的雷聲，着實與布鼓不同呢。

爾國王遠慕聲教，嚮化維殷，遣使恭齋表貢，航海祝釐，朕見爾國恭順之誠，使大臣帶領使臣等瞻覲，賜之筵宴，賚予駢蕃，業已頒給敕諭，賜爾國王文綺珍玩，用示懷柔。昨爾使臣以爾王貿易之事，重請大臣等轉奏，皆係更張定制，不便准行。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，悉於澳門互市，歷久相沿，已非一日。天朝物產豐盈，無所不有，原不藉外夷貨物，以通有無；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，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，是以加恩體卹，在澳門開設洋行，俾得日用有資，並沾餘潤。今爾國使臣